

●石砚

龙缸

龙缸，在暮色苍茫时分的棋盘岭赫然矗立。

四野静寂，夜色密集聚拢过来，一口龙缸看起来和周围一切事物都不相同，也不同于其他古窖里焙烤出来的事物。

空阔的缸口与龙眠山并列，一齐朝着桐城上空，此刻，我仿佛听到远古的窑火发出尖锐的嘶鸣。

一颗流星掠过我的头顶，掠过这片丘陵地带，划过龙缸的上方……

今夜，我看见龙缸四壁上一条龙正在复活，在缸体上急速翻滚，旋转。缸壁炙红发亮，顷刻间雾化成棋盘上空的云朵，青紫透亮，一刹那照澈整个皖西南的夜空。

从我这里望去，龙缸与龙眠山遥遥相对，桐城的秋空越来越大，紫云翻卷，浩瀚成海，一条巨龙直冲云霄。现在，我眼前这片土地巍然不动，感觉地面在微微颤抖，地动山摇，烟尘蔽日，随时一跃冲天。

站在一处土山包前，我在这臆想的龙缸旧窑址前久久徘徊不去，只为寻找当年那一点薪火，一个老窑工，企图找到一块残片。我坚信，这块土地上，正是这些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碎片，迅速组合成一条完整的蟠龙。

龙脉，龙颜，龙山龙水。土地里，一条龙的长吟如飓风突起，急速翻旋，一腾千里。

龙的传人。我坚信那是跟土地贴得最近的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在泥土里摸爬滚打，他们躬身俯贴在尘土里匍匐前行，沉默，悲恸，沉重的头颅朝着远山，朝着蓝黑星空，不时昂起。

为什么一夜之间，焙烘龙缸的土窑会消失得无踪无影？这片土地仍在，勤劳善良的人们还在，他们依然保持着亘古不变模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代繁衍生息。

丘陵，村道，池塘，田畈，菜畦果园，校舍厂房，星星点点的像棋子一样随意散落，棋盘岭上的楚河汉界早已模糊不清。

我真的怀疑龙缸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没有结束。

刚硬，忍耐，内敛，容纳。龙缸以容为大，包容天地万物，理所当然也包容了古窑址为当地人带来的曾经荣耀和突然消失的缺憾！

仍然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当地人，知足，劳碌，沉默，乐观，与龙缸息息相关，世世代代融合在一起。

我家仍然保存着从祖母时传下来的一口范岗龙缸，硕大，厚实，笨拙，略显粗糙。几代人沿用下来的龙缸，是古城江北人家不可缺少必备的物品，盛水，腌菜，度过了漫长的饥馑年代。龙缸，一直伴随人，以巨

大无声的空洞抵抗和抵消无数的日子！

一只老龙缸，在大地的深渊里缓缓上升，高过远古，高过遥遥相望的龙眠山。

龙缸里藏着一个红28军杰出将领的故事，他骁勇善战，1938年春天在棋盘岭伏击日寇，大获全胜。一直活跃在这一带。至今，棋盘岭有一座纪念馆为证。这是龙缸自身的秘密，永久珍藏。

我企图杜撰一个个关于龙缸的传说，所有的想象都无法超过龙缸自身的形象。桐城派刻在书剑上的奇丽光环，在龙缸的缸体上牢牢附着，显露出沉浑凝练的酱色釉光，我相信，这片土地经过烈火焚身的历练，脱胎换骨，化腐为奇，焕发出百年永不褪色的光晕。

一条远离天阙，腾挪在朝圣之路上的巨龙，略显倦容，盘足颌首，在棋盘岭上小憩。我悄悄地来了，不敢惊扰龙缸——蟠龙盘曲睡眠的姿态。他的秋梦正在沿着龙眠河逶迤远去，紧紧地环抱着这片大地，不忍离去。

不远处的张英宰相墓盎然无声，寺院晚钟隐约可闻，六尺巷在空寂无人的秋夜慢慢扩大，棋盘岭上秋日静好。

我听到一声声龙的呼吸。始终令我不解的是，到处打听不到有关龙缸的确切讯息，比如起始和消失的年限，是御用官窑还是民窑？在这个世界上，在棋盘岭，可能正是因为与龙相关的一切都是来去无踪。

面对秋天的棋盘岭，这里与周围乡村没什么不同，一样的祥和宁静。我越来越怀疑龙缸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者，从没有离去！

这段日子，我拼命寻找，都没有找到一座龙缸的老窑址，哪怕是一堆瓦砾的废墟。我只好回到龙眠河边，重新通过龙河和龙山，来还原龙缸的真实原貌。在想象中，还原龙缸与龙眠山河龙眠河相对应的来龙去脉。

是的，龙缸不会消亡！是先有龙眠山还是先有龙缸？这个问题突然纠缠着我。我的眼前，龙眠山依然在天底下的丘陵地带巍然耸立。这一刻，我确信那是棋盘岭缓缓颤栗的巨大缸体，代替龙眠山，或者是龙眠山代替龙缸，在这里永久矗立，他们在棋盘岭的地址上最终重叠在一起。

然而，无论是龙缸，还是龙眠山，龙眠河，棋盘岭依旧缄默不语，就像当年的龙缸回到火中，回到烟熏火燎的多事之秋，最终回到泥土深处。

一声龙吟传来，在我头顶炸响。



(外二章) ●程绿叶

踏歌紫来桥

举着戴望舒的纸油伞，装一回丁香一样的姑娘。在烟雨紫来桥上，任雨点敲打。荷叶上的每一滴落声都是生活；顺心的，不顺心的，才是黑白琴键的组合，才有美妙的时光。

从这头，到那头。沿着辙痕深深的历史，我们参出了什么？独轮车已走远，马蹄声在风里忽远忽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手掌更是有限。我真的无力扯下石榴树上阻碍着石榴开花的黑帆。

不论是春天还是冬天，都各有千秋。不论是桃花醉了流水，还是大雪封了河面，我们都只是大地上的一点。不可或缺的一个点，也会被遗忘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要快乐，像儿时一样的快乐。银杏叶落的时候，无需捡拾。为发黄的过往而叹而悲……

泪水是最轻的呼唤，回眸的也只是怜悯。如果你学会了沉默，就代表着生命正在走向成熟。

麻石铺就的路，由东向西；也可以说，由西向东。总之，它们呼应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和谐与默契，无限地伸向光阴的深处。雕花小窗敞开多少故事，又窥见多少秘密。像摇着蒲扇的老人，端坐在黄昏里，憋着嘴也能唱出好听的《打猪草》。

桥下的河水一直向前流着，像不知疲倦的追梦人。哗哗地越过了多少次，依然义无反顾，且快乐。

我的心似乎被无数次地冲洗着，澄明而清澈。虽然，天空中两片不同的云在争斗。不管是愤怒的黑和淡泊的白，也只是我眼里的风景。

闲来走走，愁也来走走。一生，就是从这头走向那头。看，岁月却又老了一轮，落日正向西山隐去。

秋天，是一场怀念

熟了，熟了，都熟了。田野在无边的金黄里说着丰年，枣子在村头的坡上炫耀着饱满而甜蜜的自己。我在枯草中追寻：无家可归的蝶呀，我多想给你送件衣裳，预防日新寒凉的时光。

子风

1
云淡风轻，天空之城出奇的蔚蓝宁静，有一个呼唤在轻轻地飘过。

道路是生命的另一种灿烂，沿着这条路，可以领略秋风微微的笑魇，那是繁华退去后的轻语如梦，那是时代背景下的烟云绽放。

十月沐风，色彩劲舞，不断变幻的守候，仍然孕育着下一个路口的苍茫，那里有大地飞歌，那里有翠羽一样的月光。

一个人的寂寞，不会因为山水之间的距离，而不至，更不会因为夜晚的记忆和忏悔，而欣然。我仍然回味着那一束微弱的灯光，始终放不下那始终如一的晨曦和浪漫的沧桑。

2

苍穹蔚蓝，一切的安好便是晴天，有一个呼唤永远陪伴你，陪你渡过地老天荒，有一棵树永远陪伴你，陪你回望过去的幻想，有口井永远陪伴你，陪你回味惆怅的飞翔。

浮云弥漫，在故乡的云朵之下，慢慢悠悠的守候岁月静好与铿锵。春梦无痕，在故乡的烟云中，坚守着自己的命运和遐想。江南如羽，回望过去会有一种思念的疼痛

描述，而是深入内部，展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浪漫体现的其实正是不浪漫。

彭河的乡村诗歌，一改浪漫风格，写得很朴实，一如他热爱的乡村。在诗人眼里，乡村的一草一木就是自己的亲人。《秋风里》《故乡的河水，已渐次干枯》等等许多作品，真诚流露出对亲人的怀念、对乡村现状的忧虑。尽管乡

村在变迁，但乡村一直在心里矗立着，“那段锈蚀了我无路可进的光阴/被一株故乡的红枫擦亮”，“从钢筋水泥林立的锈蚀中突围/我用诗歌在这乡间陶醉红人生”（《一段锈蚀的光阴，被故乡的红枫擦亮》）。乡村，从来就是诗人的故乡，是诗歌的发源地。

星光下。诗人在仰望，行走，沉思。《今夜的醒》呈现了诗人思考的场景。醒着，是人活着的一种状态。我思故我在，诗人从来就是思想者。醒着，是诗人常有的状态。在这首诗里，诗人醒着的背景是夜晚，是“今

落了，落了，又落了。细雨滴落了梧桐，一半青色一半黄的叶子在空中旋舞，慢慢落下。我张开手掌，终接不住那片片忧伤，抑或是执着；接不住这人世的虚空，不可更改的凋零。垂下手，继续赶路；继续在人群里忽隐忽现；继续着命中的春夏秋冬。

果实堆满竹篮，却也吃不出曾经的味道。尽管添加各种调料，满足舌头的虚荣，却也唤不回少时的味蕾。我开始怀念，怀念故乡的云朵，总是一朵拽着一朵朵，跋山涉水也不分离。那是妈妈和我和众姊妹，一起赏月一起听雪，一起围着火盆夜话……八月，桂花开时，我们沐浴着芬芳的桂花雨吃着香甜的桂花糕。我的糖总比姐姐的多，姐姐的活儿总比我多；我们争吵着，羊角辫子戳上了天，爪痕总也抓不伤彼此的心，一会儿我们相对又笑了，笑得比溪流还清澈。

河水浅了，风也淡了。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老了，有些人，也散了。摸着空壳的心，拿什么来填补？金钱，权利，荣誉，都无法让生命丰盛。它们如指间的烟：燃烧，成圈，最后在风里飘散。

六尺巷在秋阳里，是一种虚构。古桥独自负重前行，没有人真的懂得河水的叹息。我开始怀念老街口卖烧饼的老者和买烧饼的少年，他们是两个时代的文化和快乐。他们把每一天的晨曦都融入血液输送给远方……如今，只有烤烧饼的铁桶在风霜雨雪里独自兀立，生锈，腐烂，它已喊不出心里的孤单；没有人记得它曾创造的芳香。

我是多么热爱这阳光里的秋，温柔娴雅，淡泊宁静。虽然，每一缕风拂过的时候，我的心都会穿出一道道缝隙，甜蜜或酸楚，清晰可见。都是我掩盖或忽略的种子，鲜活地深植在保墒的土地里；但也感恩与它摇醒了我，指引着我，何处才是人生。我怀念它，怀念有人陪我踏过落花一路狂奔的时光；怀念在暴雨的悬崖紧抓住我的手为我撑着雨伞的雨伞一样盛开的美丽。我怀念……

谁再双手托起熟透的柿子，一如简单的少年站在我面前？

在飞烟的寂寥中不断空旷，那是一种醉美，而不是虚幻与迷茫。有一种忧愁的幸福满满盛满岁月的沉淀，那也是月影婆娑的诗意弥漫和神谕的天光。

3

与父母相随细语，每一个眼神都有一些碎语的记忆。那些弱弱的花语，偷袭了多少四月的惆怅，又一次沉溺了多少爱的希望。

田野上没有了奔跑的寻找，云影深处也没有了邂逅之初的身影，然而，如约而至的桂花，还是唤醒了时空。

雪花轻轻地告诉你，我就在远方，父母守候的倾诉就在依旧蔚蓝的远方，在那里等候候鸟的经过，在那里等候三月的信笺，在那里等待抵达的花语芬芳。

失落的乡村就在远方，就在繁华落尽的远方，那些寂寞的季节仍然孕育着岁月的静默，那些无声的辽阔仍然蔓延着稻谷的芳香，相爱的泪水氤氲了家乡十月的暗香。

疏影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越来越接近家乡的十月，就又一次化蝶为蛹，就又一次没入倾城之美的树影和小巷，悠悠的梦影将我再次回归为最初的徜徉。

思想以及思想、情感、严谨的幻想的奇妙组合，还有与神秘相连的快感和活力”。

诗歌终究是要表达情感的，而诗人的情感很多时候由现实而发却又非描摹景物就能完整表达的，那就只能通过构建一个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想象就自然的发生了。在《蓝色湖》里，我体会了一种想象的魅力。“那方蓝色湖正在飘逝/我走进孤独的野林/一片壮阔而孤傲的土地/一个静默而悲怆的灵魂”。对于“正在飘逝”的发生，诗人陷入孤独，静默，悲怆，把灵魂交给“壮阔而孤傲”。

诗人走出“意境”外露的氛围，让“境界”潜行于作品之中的个人精神世界与纯粹。正如王国维说的“有境界自成高格”。

今天读到彭河的诗歌，甚是欣慰，一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彭河，还一直保持热爱诗歌的初心。他一直在倾听诗歌“唯一的声音”，他的“语言是洁白的/让人纯净的那种洁白”（《倾听》）。

如此，“时空幽蓝，季节不再飘渺/你我为富翁”（《这个季节有雨》）。

●陈俊

迎江辞

1

迎江，你的名字就注定了八百里皖江是你的脐带，连着一条约东方巨龙的血脉，牵着此地宜诚的血液和基因

2

振风塔是一根岁月的铁杵磨成的针 针孔穿着长江的绣线 将迎江绣在安庆的胸口上也绣在我的胸口上

30年前第一次登上振风塔 我一层层登上去 塔抬升了我的眼界

30年后再次登塔 我一层层走下来 塔助我减去了虚高不实的東西

3

喜欢和风坦荡的江岸线 那些白杨，那些鸟飞进30年前的暮色 还在风中等着轮渡

大轮、小轮和货轮穿梭不息 犁铧翻动着时光的江水 多年后，这一切闪闪发亮 成了隔江相望的灯塔

4

漫步江边，一群野鸭或白鹭 从江北飞到江南，又从江南飞到江北 像是有意又似无意 能在时空里任意穿越 一会儿看见，一会没了踪影 一会儿又突然冲出浪花之上

江涛和汽笛声多么美妙 像一粒粒珠子落下来 我摩挲着迎江多少年 迎江就摩挲着我多少年

5

风雨打旧的陈独秀故居 我看到陈独秀还停在新青年的封面上 一直年轻着

岁月沉浮，若坐在一角静听 还能听到江水的呐喊 听到惊涛拍岸的斫骨的声音

太平天国英王府、徐锡麟纪念馆、倒扒狮街 赵朴初故居、百花亭、紫云阁 是跳到岸来的一朵朵江水 江的儿女，有着水的润泽、光亮

大江东去浪淘尽 江水剩下骨头，迎江住着灵魂

6

迎江，迎着江水的浩荡，迎着源头活水 重整再出发，宁安高铁是一支响箭 直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靶心 过江的时候，江水挥一挥手，还挥出中国最诗意高铁的轨迹

7

我喜欢长风沙这样的地名 仿佛许多诗意装在一个信封里面 任我寄回春秋时代 任我寄给情意绵绵的远方

穿着中山装的姜湖公园 上身左边口袋里 插着一支蘸着江水写字的笔 右边口袋里装着一满兜 荷叶荷风荷香和黄梅新戏



天柱山
第755期



彭河是一个能保持内心安静的人，正好契合了诗歌写作的需要。走了30多年，彭河从一个翩翩少年走到今天的中年，还是选择了诗歌之路。

“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从彭河的诗作中，我体会到他应该就是从“强烈——沉思——平静”这种心境中开始诗歌创作的。

星空是梦想的家園，每个人都有自己仰望的星空，我们在仰望那一片湛蓝的时候，心获得了宁静。这或许就是诗人把目光投向星空的初衷。在《寄宿星空》中，诗人从现实出发，把高远和辽阔呈现在我们面前。当“晚霞正熔炼西天/一阵阵血红的苍音/伴落日的余晖，飞溅”，诗人在这巨大的旷静中，仍在仰望，“红色鸟带血之羽，纷纷飘坠/模糊的浪尖竖起/一面面征战的旗帜/星光熠熠，自沉闷的泛沫中/升起”。当理想照进现实，诗人的天空仍然有“星光熠熠”，也由此相信“黑夜，从这里消失”，“一群蓝翎之鸽，从黎明的天际/旋来，海岸的废墟/宁静而蔚蓝”。诗人的目光已越过“沉闷的泛

沫”、“海岸的废墟”，拥有了自己想要的湛蓝色星空。

彭河的诗歌文本呈现给我们的也不只是仰望星空的剪影。仰望，是因为诗人看到了这世界还有美好的事物，还有值得我们期待和追求的梦想。诗人在大地上的行走，有着鲜亮的轨迹。诗集四小辑“蓝色星空”、“橙色青春”、

●安澜

星空下的行走与沉思

——读彭河诗集《寄宿星空》

“草色乡村”、“黑色甬道”记录着诗人的心路历程，他对生命的热爱、对诗歌的热爱，让我深为感动。

“走动的时针，弯弯曲曲/是过于长久/时而风，时而雨/时而阳光/总出现那虹”（《天空》），彭河满怀青春少年的梦想，一路走来，当“深秋的夕阳/变得格外地红”，就走进人生的秋天了，仍然可以看见在“枫林内，两泓秋水似的/瞳仁里，一个灵魂/在轻轻地吟唱”（《深秋里的红叶》）。

彭河大部分诗歌具有唯美的浪漫色彩。但并没有停留在“浪漫”表象的

有了质的提升，有了比水比酒更丰富的内涵。鱼缸里的红鲤、在外流浪的那只狗，这些生活的处境，让我们深思。有着独立思想的诗人总能找到思想的出口，“甚至想到，夕阳下它与另一只交欢的情景”。醒着，才是生命应该有的状态。

深入阅读，《黑色甬道》、《推门之间》、《半眠状态》等作品和《寄宿星空》一样，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使人能从中汲取“珍贵的感觉、无限丰富的